

古
旧
小
说

三花梦奇传



兰花梦奇传

吟梅山人 著
李申 校点

岳麓
书社

校 点：李 申

责任编辑：梅季坤

封面设计：胡 颖

封 面 画：黄少林

兰花梦奇传

吟梅山人 著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

1998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14.125

字数：320,000 印数：1—3,000

ISBN7-80520-865-4

I·417 定价：13.6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

社址：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：410006

序

前人每谓扶與清淑之气，不钟于男子，而钟于妇人，殆有所激而云然耶？窃怪叔季之世，须眉所为，不啻巾帼，倪亦小人道长，君子道消，阴阳颠倒，有如是耶！吟梅山人撰《兰花梦奇传》，离奇变幻，信笔诙谐，草创均出心裁，花样全翻旧谱，可以资谈柄，可以遣睡魔。而前人有激而云之旨，即寓乎其中。有识者均能辨之，或无俟鄙人之赘论也。兹因塵尘山人以序属，爰题数语，弁之简端。

光绪御极三十一载乙巳元旦日
烟波散人题于沪江窗明几净斋

(411) …… 題詩書已少詞格似 歐陽修并世類門关	回 六 十 章
(151) …… 衡文掌中为主书 介軒藏于限口并未	回 十 二 章
(159) …… 香主自玉簪臨終改 語難諧蘇燦辭小	回 一 十 二 章
(133) …… 琴瑟聖閣高木 景 录	回 二 十 二 章
(139) …… 兼解如齋都賦小三 辭罕折好金田大新	回 三 十 二 章
(146) …… 幸香浦天青腹將 張元符奇黑康康然	回 四 十 二 章
第 一 回	小才女家学绍书香 老学士文心沉渭水 (1)
第 二 回	松小姐钦点探花郎 佳公子共作寻香客 (7)
第 三 回	见美色公子起淫心 赋新诗宝珠动春兴 (13)
第 四 回	见诗句阿姊肆娇嗔 正家法闺女遭答辱 (20)
第 五 回	开酒筵花街杀风景 舒忿恨柏府打陪堂 (26)
第 六 回	俏丫鬟偷看佳公子 松宝珠初识张山人 (32)
第 七 回	行酒令名士庆生辰 沐皇恩美人作都宪 (38)
第 八 回	深心叵测奸计通同 一味歪缠作法自毙 (45)
第 九 回	堂前闲话妙语诙谐 冰上传言书呆拘执 (52)
第 十 回	警芳情密言传心事 夸大口无意露奸谋 (58)
第 十 一 回	打茶围淫鬼闹淫魔 发酒兴恶人遭恶报 (64)
第 十 二 回	话不投机焉能入彀 药非对症反足为灾 (71)
第 十 三 回	识病源山人施妙手 图好事箴片献阴谋 (78)
第 十 四 回	出神见鬼相府奇闻 嚼字咬文天生怪物 (84)
第 十 五 回	翻新样状词成笑话 写别字书信寄歪文 (90)
第 十 六 回	生辰会令集红楼梦 美人计酒醉玉堂春 (96)
第 十 七 回	将计就计假作温存 昧心瞒已终当败露 (102)
第 十 八 回	刘公子充发黑龙江 松小姐喜动红鸾宿 (108)

- 第十九回 关门赎当快订良姻 所欲随心已偿私愿…… (114)
- 第二十回 未过门刑于施雅化 作主试巾幗掌文衡…… (120)
- 第二十一回 小拍清歌花能解语 灯红酒绿玉自生香…… (126)
- 第二十二回 许银屏名园观画景 松宝林高阁理瑶琴…… (133)
- 第二十三回 诸大臣会议论军情 三小姐清谈成雅集…… (139)
- 第二十四回 怨鬼魂黑夜诉沉冤 称神明青天断奇案…… (146)
- 第二十五回 悬明镜卓识辨奸情 雪覆盆严刑惩恶棍…… (152)
- 第二十六回 都察院御史巧伸冤 城隍庙鬼魂亲写字…… (158)
- 第二十七回 慧紫云除夕通情话 勇松筠元夜闹花灯…… (164)
- 第二十八回 肆筵设席宾客称觞 论曲谈诗老翁饱学…… (170)
- 第二十九回 传警报外甥逢舅氏 惩不肖阿姊似严亲…… (176)
- 第三十回 上封章天子识奇才 掌兵权女儿拜大将…… (182)
- 第三十一回 美玉郎痴心谈别恨 老夫人宴感离怀…… (188)
- 第三十二回 兵宜练精将宜选勇 未窥豹略先伏犬韬…… (195)
- 第三十三回 假正直执法诛亲弟 真侥幸飞剑斫吴方…… (202)
- 第三十四回 松经略初次立奇功 重义王全军遭大难…… (208)
- 第三十五回 积寒暑松帅染微疴 决雌雄苗兵逢敌手…… (213)
- 第三十六回 大元戎智取福州城 小公主兵出罗华岛…… (219)
- 第三十七回 拒虎将酣战木都统 失龙岩怒斩吮皇亲…… (225)
- 第三十八回 多愁女絮语诉幽情 可怜宵芳魂惊幻梦…… (233)
- 第三十九回 重义气仗义救同年 顾私情徇私赦小叔…… (239)
- 第四十回 以贼攻贼智本如神 知法犯法秃而且毒…… (245)
- 第四十一回 观星斗良宵得飞剑 冒风雪寒夜捉姣娃…… (252)
- 第四十二回 清内地松帅喜成功 征苗疆大兵齐出海…… (258)

- 第四十三回 施毒计决水破岩关 乞灵丹求仙寻古庙…… (264)
- 第四十四回 生急智官兵开地道 运神机大炮炸天门…… (271)
- 第四十五回 畏天威乌喜缚渠魁 定蛮方红旗飞捷报…… (278)
- 第四十六回 奉圣旨大经略班师 显神通老道人作法…… (284)
- 第四十七回 慧紫云求签灵隐寺 老制府饮酒莫愁湖…… (291)
- 第四十八回 立功扬名加官进爵 一门将相四代荣封…… (299)
- 第四十九回 授显官二人同上任 传喜信两侄各求亲…… (306)
- 第五十回 破机关宝珠还本相 试清白美玉竟无瑕…… (312)
- 第五十一回 亲上亲嫁女又婚男 乐中乐佳人配才子…… (320)
- 第五十二回 闹新房灵机生雅谑 排喜宴卯酒荐辛盘…… (327)
- 第五十三回 真贤良小心全妇道 浅见识百意振夫纲…… (334)
- 第五十四回 识好歹慈姑怜爱媳 斗口角莽汉虐娇妻…… (341)
- 第五十五回 松宝林酒令戏群芳 许银屏新词翻妙语…… (348)
- 第五十六回 宴宾客李府设华筵 撒娇痴阿姐闹标劲…… (355)
- 第五十七回 重国色画阁看梳妆 赏名花芳园集词句…… (362)
- 第五十八回 泼天祸乱郎舅挥拳 平地风波夫妻反目…… (370)
- 第五十九回 许文卿反面即无情 松宝珠伤心怜薄命…… (376)
- 第六十回 松小姐已得膏肓病 许夫人枉费爱怜心…… (383)
- 第六十一回 探姊病阿弟起疑心 请名医老人空缩手…… (389)
- 第六十二回 小银屏痴心怀侠义 老道士隐语破情关…… (396)
- 第六十三回 嘱遗言断肠弹恸泪 救恩主割股感诚心…… (403)
- 第六十四回 画眉人灯窗怀隐恸 司花女月夜返香魂…… (410)
- 第六十五回 美二郎闹丧打松勇 贤使女殉节愧文卿…… (417)
- 第六十六回 荐亡媳许府大开丧 庆佳儿紫云新得子…… (424)

第六十七回 赐谕文天子重加恩 设路祭王侯亲执紼……(431)

第六十八回 伤离别守义即多情 庆团圆偏房作正室……(438)

- (432) ……排对列事以表蓬丰 绿翠喜真真天男 回五十四第
- (433) ……前有人张挂画轴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六十四第
- (434) ……再续前情为续前情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七十四第
- (435) ……村荣男回村荣男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八十四第
- (436) ……亲先着道两合喜喜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九十四第
- (437) ……以才学正美白素素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一十五第
- (438) ……下本入道中人中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一十五第
- (439) ……通手等醉眠宴喜喜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二十五第
- (440) ……醉夫醉真真天男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三十五第
- (441) ……妻女醉真真天男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四十五第
- (442) ……醉夫醉真真天男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五十五第
- (443) ……醉夫醉真真天男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六十五第
- (444) ……醉夫醉真真天男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七十五第
- (445) ……醉夫醉真真天男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八十五第
- (446) ……醉夫醉真真天男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九十五第
- (447) ……醉夫醉真真天男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一十六第
- (448) ……醉夫醉真真天男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一十六第
- (449) ……醉夫醉真真天男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二十六第
- (450) ……醉夫醉真真天男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三十六第
- (451) ……醉夫醉真真天男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四十六第
- (452) ……醉夫醉真真天男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五十六第
- (453) ……醉夫醉真真天男 柳翠喜真真天男 回六十六第

第一回 小才女家学绍书香 老学士文心沉渭水

男子赋形最浊，女儿得气偏清。红闺佳丽秉纯阴，秀气多教占尽。崇嘏连科及第，木兰代父从军。一文一武实超群，千古流传名姓。调寄《西江月》

从来天地绮丽之气，名花美女，分而有之。红闺佳丽，质秉纯阴，性含至静，聪明智慧，往往胜过男人。所以词上说男子重浊，女儿纯清。贾宝玉道得好：“男子是泥做的，女儿是水做的。”足见女胜于男，昭然不爽。至于椒花献颂，柳絮吟诗，那些曹大家、贾若兰等人，我也记不清楚。单看这词上一文一武，留名千古，又有那个男人及得他？看官莫谓他两个，就空前绝后，听我说个奇女子，文武全才，尤为出色。我非但说一个，还要说两个，竟是一个克绍书香，一个守成家业，不但生同斯世，而且萃于一门。

朝中有个内阁学士，姓松名晋，号叫仲康。原籍钱塘江人，是个世家，七代簪缨，祖孙宰相，兄弟督抚，父子都堂，叔侄鼎甲，家财千万，自不必说。这位松学士，家世本是经章学术，十九岁就登第，入了词林。有一位乃兄，也曾中过举人，十余岁就去世了。到了松学士，已是三代单传。夫人李氏，亦是巨族之女，兄弟荣书、麟书，皆为显宦。生下了二子二女，长女宝林，长子松筠，是夫人生的；次女宝珠，次子松

蓄，是妾所生。宝珠生时，松公梦人送他一枝兰花，只道是个儿子，逢人夸张，谁知生下来是个女儿！那年松公又是四十大庆，他就将错就错，告诉人生了儿子。皆因望子心殷，不过聊以自慰，徒做个热闹生日。后来虽然有了儿子，松公仍不能说破。宝珠五岁就请了先生，同姐姐上学。两个姿色聪明，俱皆绝世，几年之中，文章盖世，学问惊人。松公见儿子尚小，就把他作为儿子抚养，不许裹脚梳头，依然男妆束，除了几个亲人之外，一概不知，都叫他做大少爷。光阴易过，宝林十四岁，就不进书房，松公将内外总帐叫他与人管理。宝珠十三岁，与两个幼弟仍在馆中诵读。也是事有定数，松公忽发狂念，见内侄李文翰附大兴籍考试，暗想自己的虽是假儿子，何不也去观观场？就替他取名松俊，号秀卿，遂一同报名进去。他两个本是聪明宿才，俱皆高标出来。八月乡试，又是文星照命，文翰中在二十九名，宝珠倒高高的中了第一名经魁！合家欢喜，自不必说。惟有宝珠心中不快，只是何故？他今年也有十多岁，知识已开，想自家是个女身，如何了局？每常凭花独坐，对月自伤。他做房在夫人套间里，两进前堂间做书房，后三间两厢作卧房，收拾得富丽辉煌，与绣房香闺，一般无二。有两个丫鬟，叫做紫云、绿云。紫云与他同岁，还大两个月，绿云小两岁。紫云姿容美丽，性格聪明，能知宝珠各事之意，私对宝珠道：“小姐今年岁数不小，虽说中了举人，究竟有个叶落归根。老爷、太太俱不想到此，只图眼前热闹，不顾小姐日后终身。就如大少爷，现在与李少爷结亲下礼，何等风光！小姐又不好自说心事，依我看来，不如先

将脚裹好，日后要改妆，也就容易。不然，再过两年，又一双整脚，就是吃亏，也裹不下来。”宝珠道：“就是裹脚，我也不便说。”紫云笑道：“裹脚何必告诉人？我替小姐裹就是了。只要靴子里衬些棉絮，就好走路。但裹的时候，要忍些疼痛呢！”从此紫云就替宝珠裹脚，正正裹了一年，也亏忍疼得起，竟裹小了，虽有五寸长，竟然端正。日间在外，仍是男妆，晚间回房，方改女妆。他姐姐素性严厉异常，妹子兄弟以及家中奴仆，无不怕他，所以帐目等件，笔笔分清，谁敢欺心！宝珠见两个兄弟已过十岁，要将改妆之意露在姐姐面前，一者惧怕，不敢启齿，二者害臊，不便开言。且说松学士内有女儿理事，外有假儿子应酬，倒也有趣。春闱点了副总裁，女婿儿子，遵例回避。及自出闱之后，松公受了风寒辛苦，病了几天，就去世了。可怜松学士五十二岁，百万家财，一身荣贵，化一场春梦。家内妻子儿女，哭泣不休，还亏有个假儿子治丧，宝林内理调处，井井有法，更有李公父子，也来相助。宝珠作为长子，承继大房，服制只有半年。从来说人在人情在，不是有个举人儿子，也就冷淡了。宝珠见家中无人，父亲去世，改妆之事，则弄得欲罢不能。月下灯前，常常堕泪，一则思念父亲，二则感叹自己，三则家资无数，兄弟又小，虽有姐姐精明，总之是个女流，不能服众，倒弄得心里千回百转，就借着父亲的灵床，哭自家的苦气。宝林最是留心，久已窥见妹妹之意，晚间无事，常到套间里来劝他，说：“父亲已死，两个兄弟太小，外事在你，内事在我，你我二人，缺一不可。你须念父母之恩，代领小兄弟成人。而

且家财又大，外面生理虽有，我总理大权，究竟是个女儿家，人不怕事。你如今是个举人，可以交接官场，书香仍然不断，人就不敢弄鬼子。”姊妹们谈到伤心之处，不免也相抱痛哭。宝林又道：“我劝你明年除了降服，恩科还要会试，遮人耳目。你的心事，我也知道，候兄弟长成，你也不过十八、九岁，我自然同母亲说，总叫你得所罢了。”二人复又抱哭。夫人知道，格外关心，有时也劝他们两句，无如愁人说与愁人，转增一番伤感。

松公七中，免不得开丧受吊，百官上祭，也还成个局面。他家做官多年，就外边立了坟墓，离城不远。宝珠领了两个兄弟，将父亲安葬好了，回家守制，足迹不出门外，只在家内同姐姐料理些家务，连房屋也整理一番。松府住宅甚大，本是他祖太爷的相府，八字门墙，门楼里面，鼎甲扁额，以及尚书宰相、翰詹科道的扁额，不计其数。进仪门，一条甬道，一眼无际，厢房两边甚多，上面就是大厅，过穿堂、二厅、三厅，住宅七进，后楼花园，中间明巷，左边住宅，是住厅、大厅、二厅、花厅、船房、书房；右边还有两个住宅，前面轿房、马房等屋，俱在其内，外有厨房。松公在日，帐房在右边宅子，松筠兄弟书房在左首照厅上。宝林商议更章，将书房移在船室内，帐房移在照厅上，右首空下来的宅子，着各执事家人分住。中间正宅第一进住宅，作为内帐房，第二进，两个小公子对房居住，夫人仍居第三进，宝林在第四进。对房里排列些砚台笔墨、大小帐簿等件，自己的卧房内外，收拾得十分精致，床帐被褥、桌椅器用，华美异常，真是香闺似海，金屋藏娇。

有两个贴身丫鬟，一名彩云，一名彩霞，是宝林的心腹，小帐目等情，彩云等多可作主，所以他的侍儿格外有权，人都怕他几分。后进宅子，是姨娘领的奴仆居住。后楼锁断，着家人带火器弓矢在上面防夜。当日松公还请了两教习来保家，也就住在楼上。宝珠仍在夫人内房，由厢房六扇小格子进去，方方的一小间，有四扇白粉屏风，天井内回廊曲槛，亚字栏杆，上三间一带玻璃窗格，陈设精雅。当中挂一幅《汉宫春晓》，左右有一副盘龙金笺，对联是墨卿的大笔：

桂子秋风天上，杏花春雨江南。

两边都有短栏隔开，左一间排列许多书橱，以及各样花卉盆景；右一间笔砚琴书，布置楚楚。上面一带书架，列成门户，中间屏风反隔断了。由右首书架暗门转进去，就是里间厢房，对面也是一重书架，当中嵌一面穿衣大镜，有西洋关棂。推开来就到三间内房，外面皆用玻璃环绕的。挂窗上首，宝珠隔着卧房，右首厅着一排紫檀椅子，有张大炕，几席华美。炕后有个小房，乃紫云、绿云做卧室，挂一个中堂，是个墨笔洛神。香几桌上，周彝鼎器，匙筋炉瓶，西洋钟表，无不备具。桌椅机凳，花梨紫檀，垫褥帔围，云锦顾绣，一带书橱衣架，排列俨然，一个精工落地。房里面一张玻璃大床，帐幔被褥，锦绣妆成，金钩金铃，各件俱备。两边红须有数尺多长，灿烂辉煌，似一片云锦。壁上四幅群仙高会图，洋镜挂屏，布满窗前，一张长大理石桌，排设工雅。厢房里镜篋珠箔，金翠辉煌。在玻璃内看天井里，有各色花草，兰蕙最多。此处房子，

宝珠取其谨慎，一时改个女妆，没得闲人看见。只有大小姐时常进来，连夫人、姨娘，无事总不到的，两个小公子，更不敢擅入。此刻宝林、宝珠姊妹，商量要事，皆在其内。

且说宝林、宝珠二人，本非同胞姊妹，性情自然各别。一般总是国色的面貌，更有不同，宝珠是柔媚一路，瘦瘦的身子，长长的脸儿，春山横黛，秋水含情，杏靥桃腮，柳腰莲步，犹如海棠带雨，杨柳迎风，软温温无限丰韵，娇滴滴一团俊俏，且有一种异人之处，满身兰花香气，醉魄销魂。到了暖天，淌出汗来，格外芬芳竞体，真有沉鱼落雁之容，羞花闭月之貌。论他的性情，聪明不露，宠辱不惊，奸滑非常，权变已极。到底是个女子，又在髫年，未免失之柔弱，将来阅历下来，自然也要好些，不然后来那番功业，也干不来。宝林则又不然，生得花容月貌，腰细身长，宜喜宜嗔，似羞似怒，柳眉晕杀而带媚，凤眼含威而有情。性气燥烈异常，生小娇痴已惯，且好的是洁净，美的是风流，敢作敢为，有才有智，出言爽快，作事刚方，家内人怕他，自不必说，就是各业的老年管事，见他也是服服贴贴，不敢仰视。他行事说话，也处处服人，人亦不敢弄鬼欺他，就欺他亦欺不过去。虽是个小女孩子，比历练老到的人，还要精明百倍呢。至于那算法小技，尤为精工入神，所以他如今掌家，百事振作，倒比松公在日，反有些头绪起来。

转眼之间，半年已过，却好去年有个闰月，宝珠三月初旬已起了服，李文翰同了一个年家之子到来，这人姓许名翰章，号文卿，是新科亚元，生得风流出众，矜贵不凡，齿白

唇红，神清骨重，好比潘安再世，宋玉重生。再论胸中才学，竟是才高八斗，学富五车，同墨卿比较起来，品貌文章，真是一对，还觉稍胜半筹。他父亲也是朝臣，与松府本是世交，与宝珠又是同案，前次也曾会过，如今同墨卿来约宝珠，一齐去会试。不知宝珠去是不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松小姐钦点探花郎 佳公子共作寻香客

话说李、许二位，来约会试，宝珠不便推辞，只得收什，同他们进场。三场完毕，彼此看了文章，果然是篇篇锦绣，字字珠玑，互相赞叹。到了放榜的日期，李文翰中了会元，许翰章、松俊皆五十名之内，两人又是同门。三家新贵，喜不可言。转瞬殿试，一个个笔花墨彩，铁画银钩，金门万言，许翰章竟大魁天下，榜眼是个姓桂的，镶黄旗人，宝珠探花及第，墨卿二甲第一，是个传胪。琼林赴宴，雁塔题名，好不有兴！松府夫人见儿子、女婿，皆点鼎甲，欢喜非常，究竟有些美中不足，却把个假儿子，当为珍宝看待。大凡仕途，最是势利，人见松家中了探花，又是十五岁的小孩子，将来未可限量，那个不来恭维？与松公在日，仍然一样热闹，更觉新鲜些。宝珠授了职，就在翰林院供职走动。数日，到了冬末春初，忽然星变异常，皇上下诏：文武百官，皆许进言。松俊呈言二十余条，缕晰详明，有关政治，圣心大悦，召宝珠便殿见驾。宝珠乃是个柔弱的女子，来

至殿前跪下，不觉羞羞涩涩，满面的飞红。皇上见他年纪太小，面目娇羞，又怜又爱，只道他害怕，和着颜色安慰他道：“孩子，你不须惧怕。好好儿奏答，自有恩典到你。”宝珠一条一条奏明，果然才识兼优，机宜悉中。奉旨：松俊年纪虽轻，经术甚足，且家学渊源，可胜封宪之任。其父原任内阁学士松晋，亦当简赏，以示朕慎重人材之至意。外翰林院修撰许翰章、庶吉士李文翰，言多可采，着一体加恩。钦此。发下内阁来，松俊掌河南道监察御史，赏加三品卿衔，巡视南城，其父松晋，追赠尚书。许翰章授侍读学士，李文翰升右庶子。宝珠心中也觉得得意，夫人道：“人家儿子，替祖增光，你这个女儿，胜过儿子十倍了。你父亲有知，亦当欣慰，真不枉他这番做作，倒合着一句《长恨歌》：‘不重生男重生女了！’”宝珠本来温和得体，喜怒不形，朝中大臣，皆爱其聪明美丽，个个与他往来，每以一亲香泽为荣，一见颜色为幸。一日，春风和暖，李荣书来看姐姐，宝珠陪他闲谈，见仆妇手里取了一封全帖进来，说：“门上来回，家乡有人来，是 본家少爷。”宝珠接来一看，叫做依仁，送与母亲。夫人道：“远房本家，是个当刑名的，你父亲在日，还代他荐过事的，你就出去见见。”宝珠吩咐仆妇：“你去叫门上引他东边二厅上见罢！”仆妇答应去了。李公见有人来，也就起身。宝珠送过舅舅，就到二厅上来，一眼瞧见依仁，面目颇为奸滑，衣服不甚时新，约有三十岁年纪，只得上前相见。依仁见宝珠出来，细细一看，见他还是个小孩子妆束，华美异常，耳朵上穿了四个环眼，带了一对金秋叶，一对小金圈，珠神玉貌，比美人还标致几分，遂满脸推下

笑来，抢步上前，半揖半叩的跪将下去，宝珠还礼不迭。二人见过礼，依仁要进去见婶母，宝珠引他由明巷入内。依仁一路走着，暗暗羡慕：好一处房子！我浙江抚院衙门，总不及这样宏壮富丽。到里边，宝珠请夫人出堂，依仁恭恭敬敬拜了几拜，说：“家母甚为挂念，命小侄特来请安。”夫人也问了他母亲好，就对宝珠道：“请大哥外边坐罢，就在东厅耳房里住下。”宝珠答应，依仁谢了，随宝珠到东厅坐下，家人送茶，二人寒暄几句，依仁道：“叩日期，年底就该到了，因路上雨雪阻住，所以迟了一个月。”宝珠道：“去年雨雪，本来太多。”依仁道：“在家闻得叔父天去，甚是伤感。后来又看题名录，知吾弟高发，不胜欣喜，真是家门有幸！我们族下谁不沾光？愚兄连年失馆，就是谋事，也容易些，此番来京，全仗贤弟栽培！”宝珠谦了几句。到有一桌洗尘的酒席，宝珠叫出两个兄弟来一同陪着。依仁总是一团的恭维，哄得两个小公子颇为欢喜他。席散，宝珠吩咐家人几句话，辞了依仁，领着兄弟入内。依仁叫小使在房铺设床帐，从此就在府中安息住下了。

再说李、许二公子，与宝珠原是至交友好，还有二、三个同年，时常来往，依仁都见过了。他见两个公子风流富贵，刻刻巴结。两个公子，与他虽非同调，觉得此人无甚可厌，不过一时拿他取取笑。他有时也将些风月之事，引诱他们。宝珠是个女子，本不动心；李、许二位，说得甚为投机，津津有味。那天饭后，李、许到来，他两个是来惯的，不消门上传报，直走进花厅坐下，适值宝珠在内濯足，才扎缚停当，愁眉泪眼的，用手握住金莲，坐在炕上不肯出去。依仁赶忙来陪，说